史記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孼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爲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罃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衛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

言若主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廼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之上去聲平聲讀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

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
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
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
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
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
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
代正義曰比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打與孝公曰大久遠吾不能而
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
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

君（索隱曰音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正義曰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

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㩁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曰或爲十保或爲五保

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
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
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
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
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
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
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
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
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

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爲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出列教令當記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彊音彊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

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嶝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

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

同若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国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索隱曰孟蘭皋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皋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爲自勝若是者乃爲彊若非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荊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

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荊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音[illegible]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

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言民之效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眔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闟所及反徐廣曰一作鈒鈒蓋之勁矛下斜之雄戟○索隱曰闟亦作鈒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蕩反叅音驂[illegible]音久勿反

按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鈒枇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鈒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枝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删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爲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猶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衛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收衛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澠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澠音亡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

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悃誠也 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
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
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
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
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
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
霸君若齊桓晉文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
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
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弃交魏之明信詐取
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
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
秦秦則亡矣天下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
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
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
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
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
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
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
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
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

也使衞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胙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皆是也說苑云秦法弃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

衞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爲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横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爲西周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駰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横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出游數歲大困而歸索隱曰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

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音遍觀謂尽觀覽其書）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若桑也不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武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反摩奇娑何反鄒誕本作揣摩摩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而以為秦智識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被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爲界地里江渭岷江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荊陽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夏等州入海谷是万半巴下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北胡馬之利也此天府也索隱曰周礼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

索隱曰諡音稱燕文侯史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潮仙二水名北

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樓煩屬鴈門郡○正義曰二胡國名朔嵐已北西有雲中

九原索隱曰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

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林榆縣西界南有嘑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川

嘑沱鄭玄曰嘑沱出鹵城○索隱曰嘑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逆地理志鹵城縣名屬代郡嘑沱河自縣東

至參谷入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曰呼沱出代川繁畤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

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合河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南有

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東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

南是也○正義曰鴈門山在代燕西門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

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恆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

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具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音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若蘇秦言已令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

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国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則南陽危矣劫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右劫取韓南陽是包裹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趣兵自守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国策

作銷鑠

據滑取淇卷卷丘權反。索隱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国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比七里言秦守濮衎卷則齊必來朝秦也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壓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邯城下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亦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正義曰清河今貝州也北有燕

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傅音附）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

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爲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己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若謂我爲主使彼臣己也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橫謂爲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爲橫南北爲從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爲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

音紋許文云㳄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愒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愒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愒音朅義跣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贄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崤關之外以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拒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

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正義曰在洛州氾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之道戰國策其術作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之君共爲合從相親獨以秦爲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

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
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
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云一溢二十
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東也又礼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
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
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地按地
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
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
白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
為韓邑也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

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閒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
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
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穰于畏反。索隱曰地理志宛穰二
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
○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
有陘山○正義曰在
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
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許慎
注淮南子以爲南方
蠻出柘弩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
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
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
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
之弩其名並見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
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蹋
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也○正
義曰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
舉足踏弩材手引揆機然始發之遠者括蔽洞胷近者

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
山。駰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
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大極李軌云在韓国棠谿徐廣曰
汝南吳
房有棠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偃城
縣西八十里盐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墨陽淮南子
曰墨陽
之莫
邪也合賻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
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柏鄧師宛馮
徐廣曰滎陽有馮池。索隱曰鄭國有工鑄
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龍淵太阿
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
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
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
案晉大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
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
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齊辨之曰
白折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辤爲
瑕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
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
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户是古

鑄劍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鄒誕云莫一作陌劉氏云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革抉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謂以革爲射決決射韝也㕮芮㕮音伐。索隱曰㕮与瞂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曰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瞂關西謂之盾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玄注禮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大息謂以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索隱曰世本惠王子名嗣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郾徐廣曰在潁川於憾切○索隱曰音偃又

於建反戰國策作鄢地理志潁川有許鄢二縣又有鄢陵縣鄢郾不同必有一誤鄢音焉。正義曰陳汝南今汝州豫州許州也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郪縣南陽有新都縣。索隱曰地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郪屬汝南按新郪即接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后宋公於此更名宋新郪新都戰國策直云新郪無新都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東有淮潁正義曰淮陽潁川二郡煮棗徐廣曰在冤句。正義曰在冤朐按冤朐曹州縣也無胥索隱曰按其地闕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河南地卷衍酸棗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廣云滎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正義曰輷麈宏反殷音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

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正義曰衡音橫怵音卹）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正義曰卒音忿忽反）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万安山前城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

於牧野策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户利其田宅索隱曰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髀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堂見左傳贏音盈謂負擔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国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蒼頭二十萬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卿子魏首蒼頭二十万是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索隱曰廝音斯謂廝養之卒廝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爲卒○正義曰廝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質索隱曰謂割地以秦以効己之誠实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

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效備呈見也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曰世本名辟彊威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

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 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声而至○正義曰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无退 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渤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 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之不鼓 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以行六棊故云六

[illegible]別錄云蹵鞠昔蹴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衛地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与齊戰徐説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

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喝呼葛反。索隱曰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猲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猲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猲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

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曰巫郡夔州巫山縣是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關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所注者不謂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駰據左氏及東嶺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安州州俠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

或若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邵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晋地計郇陽當是新陽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邵云在新水之陽猶鄉邑變爲郇邑陰變爲圖陰爾郇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即順故城在鄭州滎縣西南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郢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

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

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台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

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索隱曰疑作擬讀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仆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况譙即以為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猶也枕也近城

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

皆解蘇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奭毒附子也一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飢偷暫飽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

與飢死同患也幾音冀 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索隱曰愀音情自酉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巳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乍亂蘇

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宦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

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

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
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
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
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
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
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
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
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
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

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与誅同言而此云不死
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
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
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
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
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既死其事大
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
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
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
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
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

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茍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强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

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所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田齊系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王赧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王十餘年恐大誤矣〕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邪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

齊有長城鉅防與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齊州已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從子母弟以爲質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正義曰質真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

長久是燕王噲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非伐宋欲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為不誠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

伐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合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彊國萬乘之國而齊兼并之是益一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

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爲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爲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火名而國小之原弊也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紫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擯○正義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秦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

而

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實得所願燕趙棄

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下不
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
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
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
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
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
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
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
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
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曰以支枳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國亡

徐廣曰頃襄王三十二年秦拔楚陵。正義曰按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閔貧反。索隱曰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国因以名山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閒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

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上言我今伐楚必當速獲也。正義曰隼者若今鶻是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一日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也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臨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正義曰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解新鄭鄭州韓国都拔矣而觸鄭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兵以離二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因舉樂雒拔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

黄〃曰黄〃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illegible]耳也。索隱曰汲故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又太仁雄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国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别名太行字原當爲京也又卷皆侮蒙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内軹縣言道若亦如之徐廣引蔚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謂南陽即河内封封陵也莫莫邑也皆在魏境包兩周下徐廣曰張衡宅巳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蕉亭也河東郡成也。正義曰兩周王城及鞏。

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

正義曰劉曰錟由冉反。伯莊云音四䆮反利也

決滎口魏無大梁

今汴河口通其水流可以灌大梁故云灌大梁也

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

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寃朐縣西南三十五里

決宿胥之口

徐廣曰紀反。正義曰衛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均漳道清淇二水入白溝。索隱

曰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illegible]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国地時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爲齊之罪名秦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以破齊爲

天下。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守也正義曰畏楚救魏則以南
陽委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秦今秦取南陽故言與韓絕矣寡人
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徐廣曰鄳江夏鄳縣一依灼鄳音盲〇索
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鄳縣名在江夏〇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
本漢鄳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鄳縣之隘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
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
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
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
當為質劉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若公孫衍也本魏將圍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連兵相續也兵傷
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

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嬴謂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猶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徐廣曰惠王十六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徐廣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

行之言吳秦禍如此其大者魏趙秦兵祝伐我三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譙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蜀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

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